

西府
守艺人

“眉县堆漆彩绘技艺”非遗传承人汶军祥：

三十年坚守 让漆画焕发光彩

毛丽娜

漆画,就是用天然大漆作为绘画材料的画种。秦岭山中有许多漆树,在漆树上割开树皮后,会从韧皮内流出一种白色黏性乳液,经加工后制成的涂料被称为天然大漆,其具有无毒、耐久、抗酸碱的特点。漆画常见于那些古家具,其上所绘的春兰、夏竹、秋菊、冬梅等图案色彩绚烂、鲜艳夺目,有很强的立体感和视觉冲击感,为生活增添了艺术感,这就是用天然大漆

绘制而成的漆画。

据清代《眉县志》记载,眉县传统堆漆彩绘技艺在战国时代已经出现。至今在秦岭脚下的眉县齐镇、汤峪镇等沿山一带,还保留和传承着这种传统绘画技艺。1月24日,笔者前往眉县采访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“眉县堆漆彩绘技艺”传承人汶军祥,近距离感触漆画技艺,为读者呈现堆漆彩绘传承人的故事。

当学徒受漆「咬」之苦

在距眉县县城15公里的秦岭山脉下,堆漆彩绘技艺非遗传承人汶军祥的家乡——眉县齐镇曲兴村就在这里。

“军祥是我们村的能人,三天两头有人来找他。”闻听来意,热心村民赶忙给笔者带路。汶军祥和父母住在一起,走进屋里,火炉子上正熬着银耳雪梨,他笑着说:“最近天气干燥,熬这给我爸我妈喝,能清肺火。”

汶军祥于1970年出生,自幼喜欢钻研绘画,后经学习擅长漆画,已专攻漆艺三十余年。他的作品以金箔漆画、堆鼓漆艺、工笔淡彩为主,注重意境,讲究气韵,独树一帜。

俗话说:“家有良田,不如一技在身。”要想养家糊口就要学一门技术,靠手艺生活。当时,民间漆匠比较吃香,而且跟着师傅学漆艺,也不用交学费,他便开始跟着周边有名气的漆匠在一些家具、棺材上描绘装饰图案。他自己有绘画天赋和基础,学起来比别人快得多。两年

时间,虽说没领到一分工钱,但他掌握了本地漆匠的基本手艺。从最初漆个桌椅板凳、漆件家具,到自己能独立搞设计、绘画,汶军祥一步一个脚印成了民间艺人。

“当学徒辛苦都不算啥,最难忍受的就是生漆过敏。在漆树上采割生漆,需要经过反复接触产生抗体以后才能从事这项工作。一般人接触生漆后皮肤会产生灼烧感,且奇痒难忍,这种生漆过敏在民间一般称被漆‘咬’了。每次过敏,我的手背、指缝、脸上就开始肿胀,奇痒难忍,抓搔后,还会出现红色小丘疹。最严重时,皮肤出水泡,一次我不小心抓破了皮肤,最后导致感染溃烂。”回想起生漆过敏的经历,汶军祥直呼太受罪了。

学艺期间,汶军祥发现本地漆艺的装饰图案都比较简单,家具上的花纹也比较少。要想进一步提高漆艺技法,还得走出去拜访全国各地漆艺大师,学习求教漆艺技法,这样才能在这个行业有所收获。

南下学艺吸收精髓

1990年,20岁的汶军祥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,带着父亲给的100元钱,随当时南下的打工潮去了广州。

坐了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,下火车时已经花去了60元的路费,他身上只剩下40元钱。那段时间,汶军祥白天只喝一碗稀饭,晚上累了就倒在桥洞下休息。坚持了几天后,经人介绍他去了深圳一家红木家具厂做了一名漆匠。

1992年,汶军祥听说珠海市、中山市有漆器工艺厂,便放弃了当时在红木家具厂优厚的工资,毅然

去了漆器厂。

因为汶军祥对漆画的造诣颇深,经常能做出具有创造性的作品,他的名字在漆画行业开始有了名气。

特别是他设计的漆画、家具、屏风等,能为大型场所,如地铁、宾馆、商场等公共场所起到传播传统文化、烘托典雅气氛的装饰效果,同时他的作品还具有陈列、珍藏的价值。

汶军祥设计的产品深受顾客喜爱,尤其受到国外年轻人的青睐。一次,购买了汶军祥设计的漆画家具的一对韩国夫妇,对汶军祥的手艺赞叹不已。



创办传习所传承技艺

2008年,汶军祥回到西安,创办了漆艺工作室。经他设计制作漆艺壁画、屏风等作品在西安唐乐宫、大明宫遗址公园、西安地铁站和全国部分大城市的酒店都有展示。

二十多年的辛勤耕耘,让汶军祥收获颇丰:2015年他的漆画作品《盛唐》获中国工艺美术“百花奖”,2016年他的漆画作品《东方古韵2》获中国工艺美术“百花奖”。随着汶军祥的事业蒸蒸日上,古稀之年的父母身体状况大不如前。2018年,汶军祥决定将工作室搬回眉县,创办漆画技艺传习所,传承非遗文化,同时也为父母尽孝。

“现在活少了,但人轻松了,自己能支配的时间多了,能在父母身边尽孝,陪伴孩子成长,一家人开心比啥都重要。”汶军祥说。这些年,

他爱人跟着他走南闯北,也练就了一手绘画技艺,夫妻合力创业,虽然辛苦但很幸福。

他家满屋子的漆画,有屏风壁画,有器物家具,个个油亮炫目,极具民间味、乡土味,凸显了陕西本土的文化特色。

“一件漆画作品,从设计到绘画到成品,一般需要一个月时间才能完成,我的工作就是用漆在上面描绘图案。漆艺的工艺流程,有抹灰、堆灰、磨光、修整、上漆、涂彩等工序。”采访当天,汶军祥边说边向记者进行演示。

2019年,汶军祥的堆漆彩绘技艺非遗传承项目从县级升级到了市级,目前正在申报省级非遗项目。

相信随着一代代民间漆画人的共同努力,已有千年历史的漆画将会继续绽放异彩!

生漆也叫土漆,是重要的工业原料,它是天然的最佳绝缘材料,广泛使用在线圈的漆包线上。除此之外,民用生活也离不开它。过去,人们使用生漆做精美的漆器,也用来漆家具。现在虽然发明了化工漆,但漆高档家具还是离不了土漆,可见它是大自然馈赠人们的一种宝物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进山“割漆”的漆农大都是四川人。进山割漆前,四川人拿他们的原籍介绍信找当地村子办手续,然后到公社(现在的镇政府)接介绍信。有了基层政府的意见,林业部门一般不阻拦。手续合法了,他们就名正言顺地进林子去割漆。进林子前他们要做许多准备工作,要置办上山用的弯刀斧头绳索,但采漆用的贝壳,他们得从远处买;上树用的木槌提

前要备好,上山的时候要背上;然后便是踩路,漆树是在混交林里自然生长的,不像人工栽植的橡胶林成片成片,而是这儿一棵那儿一棵,从进林子后遇到的第一棵能动刀子的树开始一棵一棵找。从低处到高处要踏出一条路,要把这条人为踩出的路上的所有杂草灌木都清理掉,便于攀爬。遇到大的漆树,要钉上木槌,便于割漆收漆。

这些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了,就可以动刀子了。第一刀叫放水,沿路在每棵漆树上开刀,先按树的大小看能开几个刀口,一个树上不管开几刀,一次要全开了,高处的要踩到木槌上去开。不同的漆农开的刀口形状不一,有的像柳叶叫柳叶刀,有的像画眉眼叫画眉刀,不管啥刀口都是从竖的两侧留下脉腔,刀口向下将两

漆农

杨海军

个刀口汇合一处,再在汇合处插上贝壳,漆从刀口流下来就收到贝壳里。日后每天沿路在每个刀口上割一刀,一棵树都不能漏。全部切完了再从开头的树上收漆。提上漆桶拿个刷子,沿路从每棵树的每个刀口取下贝壳,用刷子把漆收到桶里,再把贝壳插回原处。高处的漆仍需踩着木槌上去收。漆收回来要装在从收购门市部领来的木桶里,装在其他器皿里是不收的,这是国家统一制作的容器。

一个刀口一般割七八刀,最多不超过十刀就没漆

了,开始一刀比一刀收的漆多,过了四五刀后,一刀又比一刀收得少。没漆了就不割了,得另外选点,另外踩路。

土漆也不是拿来就能漆家具,要经过三道最关键的调制过程。先要拿35支纱以上的细白棉布两层,把漆一点一点放在白布中,两人用手拧,把漆从白布中挤出去,叫作“过漆”,这样才能把漆中的渣子滤出去。用它漆家具要兑桐油,桐油要熬熟,这是最难掌握的技术。根据家具的用途、漆的分量高低,桐油熬的熬化程度分老、中、嫩

三档。寿材、墙裙之类要用老漆,普通家具选中档漆漆,屏风、匾牌、博古架等高档用品用嫩漆。漆的老嫩还决定油漆过程、每道漆的间隔时间及直观效果。所以每次熬油,师傅从不离旁,他只怕有个闪失,那造成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。熬油时,师傅会提个斧头站在旁边,看起来挺吓人的,为什么要提个斧头?因为熬油要求高,每次一熬就要一大锅几十斤油,一斤油几块钱,这一锅油就是几百块,是当时一个工人近半年的工资,所以绝不敢有半点闪失。搅拌的勺在锅里感觉越来越重时,拿勺提起来让它往下掉,看下流的速度就知道老嫩了。这个实验是土办法,全凭经验观察判断,但也沿用了几百年,这个动作要在几秒内完成

并作出判断。火候到了,立即撤火,这个时候人最紧张,心跳得最厉害。几秒钟内,油在锅里随时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,如果不及时作出判断,一过火,油就成了一锅“搅团”,只有倒掉了。

油熬好了,桐油清亮清亮,用筷子蘸点提起来像线一样往下掉,中间不间断就成了。最后一步就是兑漆,兑漆也有讲究,就不赘述。

割漆虽然能挣钱,但对漆过敏的人不能碰,否则就会被漆“咬”了。有的漆农平常说话都不说漆(七)字。别人一说“七”他浑身都起鸡皮疙瘩。漆“咬”人以后很厉害,浑身发痒,皮肉红肿日夜难眠,严重者会危及生命。

如今,人们都用上电镀漆的家具,漆农也越来越少了。